

書叢學自年青

# 學輯邏与輯邏

著年梓潘



新華書店生活



## 弁言

這本小冊子，主要是想來解決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關係問題。這一問題，無論從辯證法的了解上或從邏輯的了解上講，到現在都已是急需要有一個解決的問題。作者敢提出一己之見，就正於明達，已擬定一相當巨大的稿子——約有三十萬到五十萬字——先將私意輪廓寫成一小冊子發表，希望能引起一般人的討論與批評，以求個人的進步，再來把所擬的稿子修改問世。

對「思惟到底是什麼？」這一個問題，作者在這裏也提出一點新的見解；如果這一見解能夠沒有錯誤，那在解決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關係問題上

或許也就可以作出一個新的方案。作者很希望在這一點能夠獲得充分的批評，使自已有所進益。

關於辯證法，作者覺得，如果可以把「根據與條件」一項提高，這對於辯證法的了解，可以得很大的幫助。這亦是作者自己覺得可以說是一「心得」的一點，有予以充分討論的必要的一個問題。

形式邏輯的各種具體方法，尤其是演繹法中的許多方法，是否應當吸收到辯證邏輯裏而來，以及吸收時要加以怎樣的改造？關於這一問題，作者也很大膽地在這裏提出了一己的私見。在這裏，目前符號邏輯，數學邏輯非常巨大的發展，個人認為是形式邏輯演繹法的一個新的進步，正和統計法是歸納法的新進步一樣，應當予以充分的研究。

邏輯發展史的研究，是作者認為在求了解邏輯上尤其是在了解辯證邏

輯與形式邏輯的關係上的一個必要條件，而為一般談辯證邏輯的人從沒談到過的。在這小冊子內，已對這方面作了一個簡單的敘述，以後到那大本子出版時想作更詳細的研究。

關於各種錯誤，如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宿命論，無定論，機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方法論方面的錯誤，和論點轉移，循環論證，字義雙關或語意雙歧以及理由不充足等技術方面的錯誤，照例是也應當在本書末後講述一下。作者覺得這些都屬於運用邏輯時的問題，其根源還在於對方法論了解的正確與否。我們這裏既是從事實方面講的，似乎就無需再講那些錯誤；因為一般所以覺得有講那些的必要，是因為這可以從實際應用上來使讀者得到靈活一些的了解。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於

鎮江省立圖書館之景賢樓

## 緒論

# 第一章 思惟與思惟方法

### 小引

從辯證邏輯介紹到中國以後，形式邏輯學者大起恐慌，紛起反對；有的說辯證法根本不是邏輯，只有形式邏輯才是邏輯；有的說不管辯證法是不是邏輯，形式邏輯總始終不是它所能否定得了的。在另一方面，辯證邏輯學者對形式邏輯到底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問題，也始終沒有一個好好的解決。有的是把形式邏輯根本廢除了，如艾思奇；有的則仍跟着普列哈諾夫

來替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劃分地盤，如葉青；有的又說辯證邏輯並不排除形式邏輯，但不能把它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也不能當作從屬的一方面，而要採取它底真正內容而批判地加以改作，如辯證唯物論教程和新哲學大綱。然如何改作法，整部邏輯中那一些是由形式邏輯改作來的，並未明白說出，如三段論法，一方面說辯證並不排除它，一方面，三段論在辯證法中到底是如何一個樣子，則始終找不出來。有的則又把辯證法和形式邏輯胡亂地「綜合」在一起，如林仲達；有的更連自己也沒有把辯證法到底是什麼，形式邏輯又是什麼這一回事弄清楚，就橫拖豎拉地把它們「體系」化起來，如王特夫。

形式邏輯的不能廢除，是恩格斯和伊里奇都曾明白說過的；同時，它的不能再成爲邏輯，又是伊里奇所一再說過。但它到底應以怎樣的形態繼

續其存在，或者說辯證法到底採取了它那一些「真正內容」，怎樣「批判地加以改作」，則兩位老先生都沒有明白指示，而為我們所需要來解決的問題。上述幾位先生對這問題的解決方法都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和兩位老先生所昭示我們的顯然不合，而且在事實上也不能使我們了解其所以然。這個問題的必須有一明確的解決，現在已是十分迫切，因為要了解邏輯，要了解辯證法，都有待於這個問題的解答。要解決這個問題，作者以為先須弄清楚作為邏輯對象的思惟應當是怎樣的一種，這裏所講的思惟方法又應當如何講法，否則所提解決方法，終不能得到要領；上述諸先生的不能令人同意，以及形式邏輯學者的抱殘守闕不肯改弦易轍，其原因似乎都在這裏，故這本小冊子，就從這裏開始。

## 一 思惟是一個特殊官能

官能，就是器官的機能，例如各種感覺。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感覺，不是還能成爲一個人，是很難想像出來的。但光有了感覺是不是就夠了人的資格？不。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等，是許多動物早就有的；在進化的長途上，人總算是和動物離了開來的；離開得頗爲遠遠了的。但人在離開動物頗遠這一段征程中，到底得了什麼獨得的珍物呢？或者換句話說，人到底靠了什麼獨得之秘，使他能夠在進化路途上走得比其他動物都遠了這麼一段長的距離？這，我們可以說，他所以進化得特別快特別遠的珍寶，就是他在進化過程中所獲得了的一個新官能；他於視覺、聽覺等等感覺以外又獲得一個他所獨有的官能，思惟。



說思惟也是一種官能，恐怕要使大家驚異以至於反對。其實，不但近來心理學，神經學等已經證明記憶、聯想等等思惟作用，都在腦神經上各有一個特殊的部位，而且近來原子學在研究人工放射時，又發現「能」(Energy)是從極少的質點中解放出來，或者說轉變而成的；極少量的質，可以變成極大量的能。這也就旁證了思惟這一種「能」是由某一特殊部分腦神經中放射出來的小質點所變化而成。這就是說，能思和能看能聽，一樣是生理上的一種機能，一樣是某一特殊生理機構的「能」，一樣是一種官能。

思惟比感覺特異之處就在於：第一，它能衝破空間上與時間上的限制；感覺只能對於現在的事物，當前的——雖則不只限於面前的——事物發揮其能力，而思惟則過去可以思，將來也可以思，隔着千山萬海可以

思，隔着雲漢可以思。第二，感覺只能限於具體的存在，而思惟還能夠及到形象以外的存在以至於可以存在而實際還未存在的東西。第三，感覺只能認取到事物的表象，而思惟就能透過這表面的現象而去認取隱藏在現象背後的以及各現象之間的各种意義、因果、本質。第四，感覺只能認取個別的東西，而思惟就能够會合個別的認識來思及全體，整個。所以新增了思惟這一官能以後，人的生存能力就突然增加了無數倍，凡光光用感覺不能確定的事事物物，都可以用思惟來確定它。因此，人的生活，人的存在，就和動物完全不同。這個不同，我們的老先生曾用不多幾句話很清楚地說明過。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說：「蛛網和蜂巢，就是最精巧的織工與建築師也要對它覺得慚愧；然而，畢竟最粗笨的織物和建築都要高出蛛網和蜂巢之上。」其中的道理，就在於後者都是本能活動（即感覺活

動或感性活動——引者）的結果，而前者則在還沒有開始織與築之前，那怎樣織與怎樣築的全部計劃與成果的圖樣，早就存在於織工與建築師底腦子中了。

然而，思惟的能力雖遠出各種感覺之上，而因為感覺的運用是實際的，具體的，可以捉摸得定的，思惟的運用是憑空的，抽象的，不易捉摸的，所以感覺人人都能用，連動物也能用，思惟就不見得大家都能用，能用的人也常常要發生錯誤與不夠。因此，運用感覺講不到什麼方法，而要把思惟運用得正確與充分，就非講方法不可。所以從人類運用思惟的能力一經發達以後，就注意到了思惟的方法問題。研究這思想方法問題的邏輯這一科目，也就跟着各種科學而逐漸發達與完成。

## 二 思惟與感覺

要把思惟運用得充分與正確，須先明白思惟的內在法則，要明白這  
法則，又須先弄清楚思惟活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在這裏，首先要對於它  
和感覺的關係有個正確的辨認。這關係，其中完全是充滿着矛盾的；一方  
面，爲了要衝破感覺底局限性，它必須要奮力擺脫感覺的束縛，另一方  
面，因爲它自己沒有門戶，非借種種感覺做個出入口不可，所以它又無論  
如何也離不開感覺。

感覺對思惟有怎樣的束縛呢？第一，感覺對於人的誘惑力着實不小。  
聲、色、貨利、美味、醇酒的誘惑人心，使人只知取快一時而失却了深思  
遠慮的能力，是不用說的了。一般 *Sentimental* 的人，只能感受到他個  
人的，眼前的苦樂；他自己眼前稍爲好一點，就以爲人家也是好的，整個  
世界都是好的；過一會，自己又稍稍苦起來，於是一下子所有其他的人以

及全世界又都變成了要不得的東西；要自己甘願奴伏於自己感性生活的人去發揮思惟作用是難而又難的。初學下棋的人，一看到可以吃敵人一個子，就馬上要去吃了來，再也不肯多想一想吃了這一子，往後所要他付價的到底是什麼代價。所以不首先擺脫感覺所引起的衝動與願欲，思惟這個官能就根本無由發揮。

第二，感覺是局限的，片面的。這種局限性與片面性，就是多匯合了幾個方面，多積集了幾次觀察，也仍舊是克服不了；走遍了全球，仍舊看不到地球是圓的，觀察了幾千年，仍舊看不出人猿是同宗。在運用思惟這個官能時，必須要從感覺擺脫開去，不受局部的制限與片面的蒙蔽，然後才能統觀到全局。一般所謂經驗論（以洛克為始祖），把經驗——即感覺當做知識的唯一源泉，就因為他們沒有懂得這一點；沒有懂得感覺或者說

經驗只能提供一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要等思惟這個新官能來加工製造以後，才能有知識產出。就因為經驗派不能擺脫感覺的限制與束縛，所以終於成了懷疑主義者（如休謨），說知識是不完全的，表面的，因此是靠不住的。自然囉，感覺當然是不完全的，表面的，靠不住的囉。

爲什麼思惟又無論如何離不開感覺呢？思惟是跟在各種感覺之後發展起來的更高一級的一個官能；它的產生，只是來補救感覺的局限性與片面性，並不是來代替它們，取消它們。它的地位是深居腦中，不能自己和外面世界直接來往，而是要以感覺來做自己的基礎的。它正好像一個導師，起初是盡力幫助感覺，使它做得完全一些，比如下棋，不用思惟時只能看到當前的一着，用了思惟就能看到兩着三着以至於許多着；到以後，就想法使它們自己逐漸完全起來。如顯微鏡、望遠鏡、電話、電影、廣播電

音，以及各種測量器，測驗機等等，都在從各方面來使各種感覺自己彌補自己的局限性與片面性。但這，當然不是如新經驗論者——實驗主義者，經驗批判論者等等所以爲的那樣，說是要借助於思惟之處在一天天減少下去，使知識成爲純感覺的東西。不是的，思惟的改善感覺，只是爲的要使自己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只有在先使感覺增強了能力以後才有可能。正和因爲不懂得思惟首先要擺脫感覺，所以就發生經驗論一樣，這裏又因爲不懂得思惟到底離不開感覺，而在另一方面產生了所謂唯理論（笛卡兒是其始祖），說思惟是知識的唯一源泉。這種唯理論，必然要使知識成爲玄虛的，空洞的，和實際生活不發生關係的東西。

### 三 思惟方法是什麼

我們普通所說的方法，有各種各樣，實在說起來，可以把這些方法，從性質上分成兩種，一種是技術性的方法，一種是理論性的方法。比如這張桌子要怎麼做，書要怎樣裝訂，話要怎樣說才能順妥明白，文句要怎樣構造，畫畫時線條要怎麼劃，形象要怎麼勾法，色彩要怎麼染着，汽車飛機要怎樣開動與駕駛，這一些方法都是屬於前一種。它們都是具體的，有一定的步驟與術巧可以遵循與操練的。至於說話要用什麼語氣與態度，文章要從那一點那一面着筆，畫畫要如何布局，取什麼背景，取什麼筆調，戰時軍隊要如何配置，用什麼戰略，治理事件要強硬還是要緩和，所有這一些就都要審察當時的具體情形與所具有的條件去隨機應變，隨時決定，隨時改變，不能有定出一種不變的步驟與法式來到處通行，每次適用。這就屬於第二種。思惟所需要的方法是那一種呢？這，我們須得先看一看思



想活動到底是什麼回事（關於思惟活動的內在法則以後再講），方可以說明。從前面所講的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思惟活動雖是要以具體的感覺做基礎，但其進行向着現存的具體材料以外去尋覓尚未把握得定的意義、本質、因果、計劃、出路等等；它是要到感覺以外去辨清楚我們所處世界的全局面及其將來的前途與到達這前途的路徑，所以它是懸空的，冒險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思惟活動所需要的方法決不會是第一種而是要第二種。就是說，思惟方法，不應當是一定的，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可用得的各種公式。然而，一般形式邏輯學家以及葉青之類的「辯證邏輯學家」，（參着他的論邏輯問題一書）却一定要叫思想活動採用第一種方法，說，只有這種方法才是思惟自己的方法，科學的方法，辯證法是不能代替它的。他們沒有懂得有一定步驟一定技巧可以遵循與操練的那種方法，只